文君之所奔者非相如則不奇即相如不家徒四壁亦亦不奇及觀当爐賣酒共所恩奈謗真是兩心同姑印合不奇

王元之曰非其好三字為一轉之本

鼎鐫金陵三元合選評註史記狐白卷之六

會元　霍林　湯賓尹　精選

狀元　蘭隅　朱之蕃　詳註

解元　蘭谷　龔三益　撰評

後學　豪卿父　林世選　彙編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

余有丁曰按相如志獨在詞賦梁者詞賦之藪因病免有志哉

劉辰翁曰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并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盎至抑長而老可觀

葛洪曰長卿賦詩人多典而麗雖詩

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名忌夫子是美称時人以為号尔漢書作嚴忌者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載。乃著子虛之賦。伏後案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

…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云長卿不從人間而其神化所至耶子雲斈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楊慎曰琴心挑之四字古無是事亦無此奇徒四壁立語亦然此文見稱文君必能好詞賦者意非獨琴也

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卭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卭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善寫事情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以琴中音挑動之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腸何由交妾爲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棲得托子尾永爲妃交情通体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卭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都猶姣也詩曰恂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

余有丁曰按謂相如傳自作者必不肯著文君事識悉

王元之曰若果相如自撰豈有尽述鄙事如此

茅坤曰此特印令獨不能為相如開說王孫耶

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婚不以礼為節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言貧窮也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第且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鑪酒肆也以土為墮邊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今三尺作形如犢鼻矣称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紐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保庸謂之南方奴婢賤称也滌器於市中瓦器也每食必滌溉者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諸公父行也更謂王

余有丁曰他人不下手處太史公偏下手

俞思李曰文君當鑪相如滌器匪果為生計其心也特欲恥王孫激之使重聘耳

余有丁曰既云讀子虛賦善之矣又云未足觀豈所讀者上齊事耶今文選中分子虛上林為二篇則帝先見子虛而上林其續奏也

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倦游厭游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主獵犬也）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應前著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

李廷机曰太史公揔子虛賦之大旨為訓作之法

凌稚隆曰至是相如貴矣果得遂題橋之志

余有丁曰相如始

烏有此事也為齊難詰難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以為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

是時邛筰之君長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定筰縣皆屬越巂郡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

天子亦能有所建明立論毫之善以自贖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輕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万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迁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蜀有昇遷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尚猶配也。）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斯榆才俞國也。）除邊關。關益斥。（斥廣也。）西至沫、若水。（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南至牂牁為徼。（徼塞也，以木柵水為蠻夷界。）通零關道。（越嶲有零關縣。）橋孫水。（為孫水作橋。）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悅。

余有丁曰傳居者移易而居也

何孟春曰言大人賦又言大人頌盖此賦專頌大人也

林希元曰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猶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賦封禪

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張揖云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張華云相如作遠遊之躰以大人賦之也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形容甚臞。臞瘦也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姓所名忠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

具也尚足置斷類問哉

周密曰司馬相如傳贊乃班固所自為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又述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淂為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哉史記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生謂後人焉與以續為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勦入而誤以為太史公无疑

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易本隱之以顯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明人事是隱以之顯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張揖云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俠小先道己之憂若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己小有淂失不淂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諦云小雅訕己淂失及之於上也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

余有丁曰楊雄以為至不已虧乎係漢賛語後人混入于此

興。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林希元評或本隱以之顯或推見以至隱或頌上德而逮下或訊下失而及上皆不直致其辞而意已獨至其感人為易入也故栢如詞說雖夸虛濫然其要歸於諷諫與詩何異也諷諫者言不直致其說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孔子亦曰吾取其風者

殺世代呂草此文偹之作也叙千百年事緊無參漏
李廷机曰覌儒林以孔子陳涉則知列二人於世家史迁之特筆也其意自春秋以来夫子維持正道之志不遂不極乎涉不止乎
張位曰班孟堅訊子長先黃長而後六經區區小儒信耳党心群然和之余實不嗤蓋史迁之峯峙極其精其言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故作春秋以寓王法其侍殷漢皆為王者師

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

至謂孔甲積怨而發憤於陳王則於王伯之術未嘗不致厭也六經即王道黃老即伯道孰謂班生為知言哉

邵寶曰諸儒從陳涉者使其不死其從叔孫通乎涉且從矣况高祖之召其有不從乎當時兩生独安在哉前不從甲後不從通非有定見其孰能與于斯

李光縉曰孔甲先

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蓺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孔子八世孫卒與涉俱死。陳涉

首豈以佛肸弗擾待之或可觧一時倒縣而卒死于是憤有自矣

李光縉曰遷叙文學自漢始興則安得以謗書目之

又曰太史讀功令而漢蓋以古者教人非區區以利禄誘天下也高祖未遑庠序文景尚刑名至武帝慨然有興儒學之意而公孫弘以春秋為天子三公而天下向風則亦不免其心

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祖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音閑）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

于利禄然太史公於諸儒中自申公而下所取者亦七八人盖以為漢儒固不足取然分章析句使六藝昭明亦數子之功也

楊慎曰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自叙云公孫弘以儒顯此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屡書皆反辞見意深嘆夫儒效不白于天下而文奸飾詐為經術之蓋也則

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氏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

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
鄉風矣

李廷機曰班孟堅識乎長先黃老而後六經區區小
儒信耳奴心群然和之余實不燕蓋史遷
之李然為極精其言孔子悶王路廢而邪
道興故作春秋以寓王法其徒受業皆為
王者師至謂孔甲積怨而發憤於陳王則
於王霸之術未嘗不致嚴也六經即王道
黃老即霸圖孰謂班生為知言哉

……未嘗不廢書歎也六經○道
王者師至謂孔甲積怨而發憤於陳王則
道興故作春秋以寓王法其流受業皆爲
之多央爲極精深言孔子閱王路發而邪
儒信耳致心詳熟知之余賣不無溢史濫
李廷機曰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區區小
卿○鳳○參
枚自本處天子三公封以平律像天下之學士靡然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余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獘故諸酷吏本傳或略而他傳互詳或兩三人錯防勒一傳而海内橫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倪思曰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説到姦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為斃而死情実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

酷吏列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遁避也吏避于君民避于吏也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

酷吏列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

……能循吏須之要……
酷吏也評不殊非嫌語
董後白補以形于
老氏崇德又以形于
詮二語復明其說
非太史公照應
文字之見易音
師古曰威嚴二句
讚去秉刑而深簡
易抑巧除而務致
也
傳讚之曰酷吏十
人行多相類而敘
各不同筆力堅其
奕比

……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

能偷出頃之快語觚入菝抗不淂不然非與有偶者酷吏也

董份曰前以孔子老氏發端又以听訟二語復明其說此太史公照應処文字之易見者

師古曰破觚二句謂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

唐順之曰酷吏十人行多相類而叙各不同筆力極其變化

淩約言曰十人而審刑侯者八明著

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

酷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

唐順之曰畫出一個強人

黄震曰漢自高祖以寬大立國其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爲治至于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郅都乃獨先之以嚴酷故謂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

淩約言曰將敘都獨先嚴酷而必先之以是時民朴畏罪句所以深著其失也然都自稱死節官下及居邊終

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

頭注：
專聽之曰西出一
婦強入
畫景口漢自昌
以竟大立国其大
臣文相以清淨
為治至于文景
民不敢犯自重
而以威先之以
求其諸郅都非以
吏之也而都吏寬
自郅都始也漢之
讀史之首書何許
於然言曰將敢都
獨先嚴酷而必先
之以是時民朴畏
罪句所以決著其
夫也然都以自矜況
斯宮下以居處

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

[illegible]

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
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
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
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
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
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
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
於是遂斬郅都。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滑
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illegible]

其身匈奴不敢近雁門闕則都又酷吏中之督者矣又曰太史公叙傳十吏相效為酷處首曰独先严酷次則曰治效郅都曰治類成由等曰治酷于禹曰治放郅都曰声甚于甯成曰治效尹齊曰尽放温舒曰治与宣相放曰治大放張湯曰暴虐甚于温舒節〻血脉聯絡總只一篇文字
麥約言曰郅都能護景帝受百金之賜不私臨江加鈇錢之誅皆太后為之也愛而賞焉以

子。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甯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

插入中間傳成爲人卻提掇在首題變化不拘定格

小吏又陵其長吏是郡守畏如太守句變來

凌約言曰寧成不特廉弗如都即其歸家數吾視都自稱之辭又遠甚矣乃以並列酷吏則郅冤哉

按盡法殘人者必自殘成蚤見故得終戶牖

若周之司馬而到者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師古曰鉗解脫鉗鈦而亡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

[illegible]

□諺文□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

用此於是雜說諸刻傳出閩中[illegible]古也曰[illegible]以出閱文而復毀

以言入今之設刑而欲錄刑自以爲不[illegible]如律[illegible]以[illegible]

乃[illegible]又外放多然成之類於罪[illegible]其[illegible]八[illegible]罪多

都其德佛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嗟怨武帝即位誅

[illegible]不祥天子出行[illegible]主[illegible]以[illegible]主其治[illegible]

漢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是上以寧成爲中尉

上[illegible]聞其[illegible]於[illegible]善[illegible]與語[illegible]之[illegible]後長

吏詩守如淵令其長至[illegible]如此及[illegible]遷[illegible]其

吾周之司馬而至[illegible]治[illegible]

乃貰貸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
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
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
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
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
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
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
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
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

倪思曰戒傳皆無事实空自形容欲盡写其為人

為都尉必陵太守又況小吏陵長吏句变來

王應麟曰黷之正直所謂仁者之勇也謂之忮可乎周陽由復鷙之雛耳其可與黷並言乎

汲　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黷俱是鷙梟接翼也

王懋曰司馬安不足言也汲長孺矯

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短長。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國家外戚姻屬比于宗室故云宗家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忮意堅也司馬安之文惡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茵車蓐也伏伏軾也言二

抑何引益周陽由无賴小人顯益遠之非畏之也異日勝屠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僇玉石俱焚良可恨矣

呂祖謙曰亞夫真漢相有曹參丙吉之風

婁約言曰諸酷吏之迁秩皆曰上以爲能見吏非自酷由王倡之詞旋而意深矣

均菌伏也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若京都府史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

劉辰翁曰亦其湯資偏得之非學力可至使无功業則劾鼠而已

楊文熙曰詳叙湯之浮用于世以行其條黠之政皆由于貴人之引荐而成于主上之任也

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援換也以文書代換其日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謂習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同母弟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大府丞相府茂陵尉主作陵之尉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云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

兩人共事而兩人各自結局處極工

余有丁曰見文法輙取句見老吏手段

茅坤曰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是湯巧手頭上處

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輙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沈浮也正義曰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

又曰自上方向文辛至釋湯所言皆湯多詐舞智以御人[illegible]

唐順之曰此下童法尤瑩

漢書聞作間屬下句讀

董份曰美惡具見故為突鍊

即上意數句又從所愛者撓法活之二句變來

史亭疑法。奏讞疑事亭平也均也言均平疑法及為讞疑奏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正義曰言上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師古曰此言

即[illegible]所治即上意即[illegible]下戶截截如老吏

余有丁曰湯自為刻深而濟上以寬正是舞文處

閔如霖曰獨載上所欲釋亦爭二人事叔他事可知

茅瓚曰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決獄亦為所排准也

聽上裁察盡為此人希恩者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罪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可湯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

兵興賦重民窮姦生此重酷吏之由也一篇根原在此發之也

凌約言曰每朝奏事天子至為忘食則其言必多可書太史公寓意深矣

太史公連曰指湯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伍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

然之曰患之曰欲
隨之欲妖之人曰
有郤曰心望極其
形容皆為下文天
子果以湯怀詐使
之責湯張本

楊慎曰且一狄山
寫得情狀逼切可
想至斬山頭去痛
快未必匈奴之為
也故曰自與肆臣
發揮筆氣洋溢矣

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

凌約言曰太史公叙客叙及于田甲而湯愈見所容矣

劉奉世曰蜚變謂知無姓名上變者即流言之謂

董份曰三詳驚字摹寫湯之奸巧處甚妙

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交以利。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

董份曰湯念者亦祥念也始約而至王前即反此湯詐故態然亦用以此敗

王維楨曰前云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中云窮竟其事未奏末云廷長史

案趙王趙王怨之所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百官表中導官以主擇米時或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

皆害湯欲陷湯此三節敘事起伏血脉貫絡

茅贊曰助使人言買臣本不切只欲見買臣所以德助者本得春秋而以楚詞幸則皆助力也至淮南獄事安得不甚恨其不切中有深意在

參長短與上讀春秋皆謂深文勝湯者

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應劭曰長短術興於六国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

至此又合三長史陷湯計言之與前又相照

余有丁曰湯使謁居告文上疑言变蹤跡湯乃詳驚故至此上輒以賈人先知語詰湯即湯以文故人語疑之也湯曰固宜有充有很意安得不激上之憾哉

洪邁曰李廣殺霸陵尉上書自陳張敞殺絮舜上書待罪武帝皆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

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

敢為欺之路也至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謁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余有丁曰即此所夷滅哉何人一句湯又何説故曰何不知分又曰何对簿為

茅坤曰禹讓湯是矣其自謂如何

凌約言曰張湯死而其母令无厚壟斯言似聞道者烏知其非為湯計特欲感激君心以快怨哉不然何湯之奸酷母曾不能切

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

何從然為是忠憤之言也抑或救正之弗所徒戮辱以貽親心憂故戒昆弟諸子而痛絕之歟然皆不可知者耳

董份曰非禹平也乃后來益急文名禹為平耳

茅坤曰禹酷急而名為平所謂狠而革也幸而改行得以壽終

茅坤曰寧成事不入本傳而以附入縱傳以客形主也

唐順之曰插此一段最奇先說寧成之威然後說縱能

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姁（姁音詡縱之姊名也）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無含容也）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索隱曰王太后之女號脩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

制成洪先說郅都之滅然後說成能袤都也　董份曰弘過寧成抑上式亦知人体者但不能持諫故史惡之耳　茅坤曰忽然插入寧成極狀其暴而後敘縱破碎甯成之家以形縱之酷尤甚于成云　茅坤曰以下又插入甯成義縱及先提王溫舒共為論列蓋太史公深惡當時酷吏之互為慘殺故出沒變化以條次之非一人傳也　楊慎曰曰重足一跡曰不[illegible]而長曰

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東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師古曰猛虎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跡。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

鷹擊毛摯形容也

骨矣

劉辰翁曰昔之猾民今畏縱之嚴反為耳目助治公防以自效

倪思曰取為小治姦盜不勝極見酷吏之無益人必不服今日小定明日即不可行此而誅之亦不勝也

按縱為内史道不治上官禁為賊令

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一切皆捕鞫也）曰為死罪解脫（律因徙私解脫桎梏加罪一等為人解脫同罪）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内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閻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

馬瘦罪等也乃縱對曰聖体不安臣意不在馬帝喜而超用之縱卒以此起上怒而銜之至棄市帝何容必縱而昏於縱就縱蓋不及縱之狡黠也已

余有丁曰自溫舒而下皆湯故吏故太史公每曰事張湯意溪至矣

快其意數句又從上意所欲罪與溪禍者數句變來

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音銜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

後一歲。張湯亦死。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卽此溫舒急督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

[illegible]人問
上十餘人百罪即
上陰重罪[illegible]

唐順之曰野無犬
吠之盜涉道不拾
遺變來

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
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内太守。
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内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
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内至長安。部吏如居廣
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
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
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
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
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温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

茅坤曰溫舒殘暴所不能盡載本傳者復見之楊僕傳中

江濬曰義縱猶悍溫舒從其虎而溫舒其貓也乎

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名禍有殘刻之名而能禍人也）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戍，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

[illegible]詳僕本末而特詳尹齊温舒及末篇盜賊滋多之故太史公重在傳酷吏不為僕傳也

兩言温舒為人却入在第二次作中尉時又於楊僕傳見之文之変化類知矣

王鏊曰豪惡吏変為方畧吏矣

酷為主爵都尉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孟康司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以果敢摶摯而行其治也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還免為庶人居久之病死而温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于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古落字索隱曰伯阡佰格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収司姦盜賊温舒為人謟善事有勢

即無勢者數句又逮使所欲弗治要來

董份曰焄者言以火熏逼也今人于狐鼠穴亦嘗火攻之溫舒不能即禽有勢之家故巧詆下戶而熏逼大豪使知惧耳、

楊慎曰上疊無勢而有勢者復出于此情理畢達服中以下猾而大猾乃為用文字之纖密眼目之歷然洛如此

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音熏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師古曰謂權貴之家所擁佑故積受取致富者也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

王愼中曰總叙總吏之自禍并禍家国為戒深矣

唐順之曰叙酷吏以事皆詳

茅坤曰溫舒獨慘而其受禍亦独慘

叙湯處言用酷吏之由叙舒處言用酷吏之害

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員騎騎之有正員也）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與兩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也）

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楊愼曰尸亡去者謂齊疾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

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亦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

茅坤曰酷吏為患而盜賊蜂起矣是繡衣直指之使出矣

凌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數里若奸宄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郡小群輕犯法有不可禁者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余有丁曰酷吏之害至此極矣觀者寧無寒心

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

師古曰漢書作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左內史時

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縣有盜賊府亦并坐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衛將軍青充使而買馬於河東也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百官表云太僕屬官有大廄各五丞一尉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

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郿扶風縣也音媚格徒搏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邊卒逃亡者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相編即相埒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外寬。內深次骨。謂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

上所欲擠數句即
謂人上所欲罪所
欲釋兩端

按荀卿論法後王杜周援後王所是疏為令是荀卿之說而衍之者也後王有謂祖宗不足法其過水之流乎荀固罪首而周其魁也

余有丁曰其用意又奸于湯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舉之廷尉謂以章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章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

劉辰翁曰酷吏十人都斬成家破由棄市湯自殺溫舒五族尹齊亡去減宣自殺惟杜周有子孫趙禹壽卒酷吏首尾只似一傳故趙禹卒于張湯溫舒始于義縱義縱亦卒于楊僕尹齊甚于寧成杜周甚于溫舒皆橫行逆見而心術形勢時事勝敗民俗情偽无不可以一目而得若禹自禹湯自湯誰不能哉

歲而相告言、師古曰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知陰陽謂

余有丁曰人主與俱上下謂與人主俱上下也倒用便奇

茅坤曰予讀酷吏傳諸所刻錄吏民蓋不減洪水之災與秦特一間耳而諸酷吏十餘人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誅死甚且族而仇家為燬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份曰前引孔子老氏發端見上德薄刑酷吏必不可為矣而贊語又表著酷吏之長正所謂不隱惡不沒善

知向背也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辨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減。索隱曰減作成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曰蝮七蛇鷙音至言苛酷比之蝮毒水衡閻奉。朴擊賣請。楊慎曰謂以朴擊致人買死請求也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而首尾相應不露手筆讀者自得耳

柯維騏曰漢書酷吏傳多採太史公獨張湯杜周特別為傳昔人謂湯之後有安世周之後有延年太史公之意欲以教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人子之孝也元誠劉氏又謂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王莽時亦不失爵建武中為大司空班氏之意以張純故耳杜氏之絕已久而弁貧之子産立公孫戊之彖也

王鏊曰此傳以論正氣勢渾壯

何維楫曰韓非宗法家故以儒與俠並譏云

董份曰其稱獨行君子義不苟容則亦非退處士也蓋故爲抑揚發憤而作耳

劉辰翁曰韓非子刺游說鉗制人心術使必不得騁而独取俠客之义如其說惟與孤憤至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謂然即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不之不

游俠列傳 全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厭飽也）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

卷知借也說游俠之所為有遇之者而不足称特其語單而意深也

何良俊曰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卿相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為无可言而獨有取于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傳說版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游俠士出而濟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

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饗音享受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李廷机曰引鄙語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蓋言世之所謂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竊鉤者非誅之是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也則宜為誅首矣而為諸侯夫為諸侯則天下之為仁義者爭趨之不復計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邪故曰已享其利者為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真是邪所非者果真非邪此正如莊子之詭說悖逆以惑其說以寄其憤懣不平之

然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

余如此類不知者遂以為太史公之莊語也豈所謂痴人前說夢邪

倪思曰延陵季札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最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邪余曰太史公既重游俠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

駱日升曰言人以顏狀為貌則貌有時衰落矣唯由榮名為飾表則其聲死不朽太史公於游俠而深嘆美之也亦感激之意也

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太史公曰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惟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旣盡也於戲惜哉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

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巳墨氏之獘而解之見殺則亦非平昔眥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巳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慕名譽出於尋常之外也哉

為德大义公……
故人莫不知而公獨……
之論語謂朱文公先生為人表裏如一來道
之學而篤之以躬行則亦非平昔教所致
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言窮則
獨善其身士亦何以異於公卿出仕之學之
者也歟

劉辰翁曰滑稽者至鄙褻乃宜從六藝莊語說未失即太史公之滑稽也

湯雅隆曰談言微中二句總為滑稽要領豈太史公思游俠者而不得見故第及於次即不然何於便給者而有取也

滑稽列傳

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乱故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二句一篇要領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物也長不

劉取稍曰滑稽者
至酈妻乃直從六
藝淮語談未央即
太史公之滑稽也
滑雜說口談言微
中二句總為滑稽
要領蓋太史公忠
有伏者西不得見
故著及於此則不
說問於便給者而
有限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 如人婿女贅之是夫壻也

索隱滑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言能亂異同也

也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

諧語滑稽利其捷給

云滑稽猶俳諧也

言導民以六藝之文正天下而其歸一也

楊慎曰喜隱者自許其隱諫之文其人也陳林滑稽說不滿者何足數也

林希元曰作三段看初以大鳥喻以朝諸縣令數句結以次以穰田喻以黃金數句結之後以飲酒喻以罷長夜之飲一句結之亦是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意思

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
隱（隱謂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
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
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
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
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
十二人賞一人（即墨大夫）誅一人（阿大夫）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
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
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
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纓索絕言也）

楊慎曰喜隱者自持其明與智也效其入也速於游說不然者何足稱也

林希元曰作三段看初以大鳥喻以朝諸縣令數句結之中以穰田喻以益黃金數句結之終以飲酒喻以罷長夜之飲一句結之總是談言微中可以解紛爲意思

黃震曰昔人有詩

滿七尺滑稽多辯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即墨大夫]誅一人[阿大夫]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

云然[illegible]境渾然
詩書禮樂子一笑
中出詩亦善狀髡
之滑稽處

余有丁曰數者亦甚滑稽

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謂為田求福禳）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篝籠也索隱曰甌窶猶杯樓也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甌窶謂汙邪滿車汙邪下高地狹小之區洿滿篝籠也也即下田也中有薪可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

王元之曰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无常知飲酒之非我觀变識妄而平生之嗜亦〻衰矣是以托於蕩湯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蓋未有知其趣者

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䠞帣收衣褎也褎衿也韝臂捍也音溝鞠曲也䠞音其紀反謂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懽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眙音怡謂直視也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有〻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

何孟春曰見樂極則飲過七則必傷傷故悲故以為諷也

麦禎隆曰史通云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国斉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優者倡妓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名旃其字耳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

劉知幾曰孫叔敖之沒時日持久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歎加榮寵復其祿位者哉

林希元曰優孟似敖即今優人粧演狀貌令酷類叔敖冀以感動莊王或莊王見其滑稽姑以為戲而孟因得以諷諫至謂直欲以為相及歸與婦計之言皆涉于妄

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謂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若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

王九思曰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為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余有丁曰據呂氏春秋則史自別傳未必實也

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寢丘在固始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丘不奪也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

陳仁子曰太史公贊滑稽語亦近滑稽韓文公銘樊宗師文亦多樊宗師實祖此也

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喏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喏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楊慎曰將信也說而先慎老子破之以為必不然此健吏舞文手也

余有丁曰言此特以輓近世之俗耳

貨殖列傳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唐順之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執範法固森然也

董份曰遷答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說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遊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先叙述古史富者中又襍論海內土俗而叁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來富者又別一體

汪道昆曰太史公豔貨殖而羞貧賤何足羞也顔世有悰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倜儻知大節即偃蹇終世吊詭者猶有取焉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音亡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

張之象曰按固說史遷傳貨殖崇勢利而羞貧賤不知此子長有激之言以彼不羈之才沾沾勢利者流哉且是傳叙事詳明議論錯綜文法变換足占子術之冨筆力之高

董份曰教誨從順也整齊則強之會卽是也商鞅則爭已數語有見

李廷机曰此傳以議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安昔変化莫知

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已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户說以眇（音妙）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纑山中紵可以為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連鈆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龍門碣石二山名）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碁之置也）此其大較

其端此逍依傳逝
稱千古絕响

劉辰翁曰貴之徵賤易見賤之徵貴難知當下里無用之時一日而急則視為不足棄穀粟猶是也

楊慎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

余有丁曰遷自傷家貧不足自贖故

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

憤而作貨殖先叙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内土俗而盡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来富者故篇中連用富字

李廷機曰嘗觀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顔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着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虧日月

太史公曰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来吁可哀也哉

於營丘地潟鹵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塩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爲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輕重謂錢也九府皆掌財幣之官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

王世貞曰千乘致句漢武府庫虛之責及王侯而以此失侯者頗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似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

倪思曰借知鬬則修備以明時用則知物其理甚明未有欲鬬而徒手者也知物之為時用俟知已知彼所以閑也金穰水毀皆大槩之論非謂必然下六穰六旱十二年飢亦然一水一旱有時作無時備不常豊常儉常旱也

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况匹夫編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范蠡師也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二十九十皆米斗之直言米賤農病貴商賈病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

閔如霖曰貴上極二句即上文賤徵貴二句意一篇關鍵也

何良俊曰東坡云以范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屢積此何以故蓋以此深不滿之余謂不然夫蠡既建奇功于世遂弃去自處以天下之鄙賤者而以神奇出之故三致千金听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

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完者無不有也無息幣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隨時逐利而不

盖以見鄙賤之事苟出以神奇則鬼神不得持其柄正以見玩弄造化處而以為蠡直積聚者豈不為蠡所笑耶

刘辰翁曰不責於人及择人任時之句皆是借陶朱公形己意非陶朱公語也

柯維騏曰陶朱公治産已詳越世家子貢廢著亦見仲尼弟子太史公于此特引以証上文富好行其德二句非為二子立傳也

茅坤曰称原憲子長有感之言謂其羞貧賤者何也耶

責於人索隱曰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廢著即廢居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飽也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李里務盡地力而白圭

楊慎曰樂觀時變與不勉力相逺雖以此治天下可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亦老子之所未言即上賤徵貴二句及貴上極二句意篇中關鍵何孟春曰傳中蠒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凶蓋以字相近形而訛也凶字別為句與歲孰相應正實上文人取我與意

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
絲漆蠒出疑作凶出取帛絮與之食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正義曰太陰歲
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
至子太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
下穀長石斗取長種能薄飲食忍耆欲節衣服與用
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
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
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决斷仁不能以取予彊
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
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

倪思曰此傳特于叙事中着精神

茅坤曰太史公只因無錢贖罪遂下蠶室故多感慨之言

閔如霖曰舉秦皇帝子長蓋以譏時事也豈曰崇勢利哉

結得有力

也。

倚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十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

董分曰此傳叙海内土俗處錯綜櫽佚包括宇宙指數歷歷若睹其文尤妙

穆文熙曰太史公為貨殖傳甚不足覘覽特文有可采處而其紀五方州郡物產并及其習尚如畫

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正義曰重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

敘事整齊

丘濬曰要其道謂要求其路也

茅坤曰貨殖傳一字不可損益讀此等文字須是逐段逐句譬勘逐字點檢細心理会方有長進如敘風土處看他安頓篇然字故字一字便有一味敘物產處看他文机

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堯人都河東殷盤庚人都河內周平王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

變幻不可捉摸既曰木千章牛車千兩又倒一字法曰馬蹄躈千僮手指千又轉一句法曰蘗麴千石者三之何苦着力可見子長弄巧手段或曰子長直以文為戲傳世一噱耳

張之象曰按楊平陽陳依上註楊平陽當是地名而陳為衍或謂陳椽者言商肆之多如陳列屋椽者然也亦通

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益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羯羠皆健羊名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應前椽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溫軹二縣名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慷。起則相隨椎剽。索隱曰謂即椎殺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

余有丁曰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会即如禹貢分其山某水其水為某川由其胷中包括輿地已尽如行旅逐勝可登為畵故其言縷縷歟断歟續不可分界而又無所不載如此

女子則鼓鳴瑟跕音帖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碣石勃海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

楊慎曰按多劫人者大国之風此語若無着而有餘味與士勇不成京師意同地大物衆决無截截整齊之理商君所以急之而敗也

又曰趋利甚於周人亦如談縱説横之氣

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士農商工賈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夫自淮北

穆文熙曰昔人謂歷盡名山大川不如看一部史記看一部史記又不如讀一篇貨殖傳可謂至言

倪思曰好詞巧說謂詞賦之類此復何與于貨殖直是閑談

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
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
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慮音閭 僮取慮二縣）
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
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朐繒二縣俗則齊言風俗同於齊）浙江
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
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
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
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
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

楊慎曰其心胸已包括取之不竭自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已有吞吳并粵之意故隨意所及便成境界

李廷机曰此即班孟堅所謂崇埶利而羞貧賤者也

王鏊曰此文變化出入不可捉摸而中藏軌度固森然也

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正義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

李廷机曰數處形容無不的當

穆文熙曰說盡世人欲富之情然世人欲富而不自知讀此可以自知矣

李廷機曰誰人說道廊廟之富與岩穴之养皆有所見迫于人不可復辨可以徐思而不可

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也）果隋（音妥）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音紫）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

可以倅愉至廉吏久久更富而又有理夫廉者必貧書生常語也此謂廉能自保則歷顯任是更富也歸富又精廉者利不苟求無惡於人而衆利自集其歸亦不可算也

余有丁曰史遷極知鄙猥不吝情實故屢起屢嘆伏以為未足也直歷辛世間死生利害喋

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鶩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年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

帶不厭而中各有精意處語

穆文熙曰詳將敘卻似謾罵人讀之不覺乃見高才述豈崇勢利者哉

穆文熙曰樹德乃太史公本意其盛論貨財者為世俗言非其志也

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索謂索財 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正義曰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 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 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

李廷机曰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自棗栗漆竹以至藉槀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所謂質而不俚也

此言山澤水陸之所出

安邑以下言天下国土所出

及名國以下言每國之所出

家。則二十萬索隱曰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疋也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正義曰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章大材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為鍾若千畝卮茜。音倩卮茜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畦猶隴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

李光縉曰家貧親苦七句與無巖処奇士之行四句正太史公自道之意但忿心躁語矯枉過中所以來班氏之訕而世之喜短長者則又籍之以務又矣

李廷机曰傳伯夷列傳之首貨殖于列傳之末至于叙孟子一傳則首嘆功利之弊以為利誠乱之源也豈真退處崇富貴者哉

爲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鬬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酤酒酤釀千瓮醯醬千瓨醬千甔瓨長頸罌甔大罌缶

汪道昆曰太史公艷貨殖而羞貧賤何足羞也傾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喜治生其人雖倜儻知大節即偃蹇終世男范者猶有取焉此書看他叙財物猥用以百計以千萬計太史公誠不無歆艷処然筆力自高

唐順之曰此市肆簿券一經太史之筆便是絕好文字

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總積數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軺車百乘。軺音遥小車也牛車千兩。正義曰車一乘為一兩木器髤者千枚。髤音休漆也銅器千鈞。三十斤為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素木素器也百二十斤為石馬蹄躈千。小顏云躈作躈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石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正義曰鮐音貽海魚也鮆音薺禮反刀魚也鮿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

余有丁曰貪賈貨不肯賣反致失時故三之廉賈貨出如糞土故五之罗大經曰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夫以予為取則其利也大矣漢高帝捐四万斤金與陳平裂數千里地分韓彭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

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

劉辰翁曰鄒魯以曹邴故去文學而趨利此即前甚于周人之語足使人慚

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曰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悋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

楊慎曰刁間傳而語如此又傳之变者
穆文熙曰讀貨殖傳只看天下襄襄四語便括盡一篇大旨今觀所謂卓氏孔氏刁間師史者倚鐵冶以致贏驅奴虜以射利而又役貧人以久賈營營逐逐若水之赴下蝿之趨臭豈非以利耶
余有丁曰周人既纖纖字非纖嗇之纖觀下轉轂百數可見正是纖巧靡麗為耳

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

茅坤曰任人得人弃我取之法所以起富

董份曰貨殖傳如所云貸子錢息什倍甚無足齒而亦津津置喙焉斯亦太史公之過然非

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塞邊塞斥開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橋姚人姓名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

此公筆力恐杜撰不屑徒乳臭耳

淩稚隆曰椎埋々謂當是盡椎埋識去就與下面隨時俯仰語相似然不甚可曉第必非椎埋耳疑有誤

楊文憲曰太史公謂富者必用奇勝後面歷叙數事安見其奇無亦太史公玩弄一世謂當時致富者率辱人

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服虔云富為州中之第一）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

賤行之為而以奸事惡業尋壽卽之耶

愿順之曰零ヽヽ碎ヽ不捨一物

誠一卽業有專攻之說

結應前素封

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洒削治刀劍名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陳仁子曰世訊遷述貨殖則崇執利過矣遷之言曰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况匹夫編戶之民乎此其說殆有為者非

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謂烏氏倮寡婦清足以動始皇之羨慕其又後也極天下之可鄙可賤者以寫斯民求富之情狀遷之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譏遷史叙貨殖雖多襲遷語然自宣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漢初人天漢而後獨無聞焉豈非告緡榷筦之餘陶朱猗頓之輩不能自存乎議者謂遷史為謗書其淂固以自遣矣

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譏烏氏倮寡婦清
民以動始皇之羨慕其天後也極天下之
可論可服者以爲班氏未當之情狀遷之
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逮史叙貨殖雖
多變遷語焉自宣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
漢初入天漢而後獨無聞焉豈非吾儒
業之餘閏朱猗頓之輩不能自存亦議者

樓昉曰家世源流論著本末備見於此篇終自序處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董份曰太史公傳如自序及游俠貨殖伯夷孟子等傳皆自撰故皆妙絶如諸世家皆多録左氏戰国策等文不過載舊語而略增損

按史迁自序自顓頊而唐虞而夏商而周秦顓也而為□為將為王微也而為主鐵官為市長一一備載且所

太史公自叙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微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揔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名喜在趙者名凱以傳劍論顯史記吳起賛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

謂司馬氏世典周史與談為太史公遷為太史令句皆默相呼應血脉相聯正以見世德世未必忘忘無所表見也

茅坤曰太史公既自以系出司馬錯之後而蒯聵以後當戰國乃復揷入司馬卬以其顯不敢遺也

劍論兵書也　蒯聵其後也。如淳云刺客傳之蒯聵也　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武臣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項羽封卬為殷王　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

芺

何良俊曰史記序六家要指進道德絀儒術誠有如班孟堅所訶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若斷案歷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首尾纍纍如貫珠燦然奪目又章之奇偉孰有能過此者耶

李廷机曰太史公謂儒者博而寡要特自不識儒者之要耳要者何天命之性是也

許應元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班氏詮叙九流雖不及軌于道然所刺

不達其意而師悖（顔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祥一作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汎諸家得失亦自森然

按太史公叙六家徃歸重道家有褒無刺此所謂崇黃老首也

刘子翬曰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夫儒何所不通哉其論墨者曰儉本即用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墨家亦長於儒之為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孔子曰行夏之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嚴而少恩孔子君命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離是去羨也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

名不僭焉而行則
法家之長吾儒之
為也其論名家曰
正名實孔子曰唯
名器不可假人則
名家之長吾儒之
為也其論道家曰
使人精神專一孔
子曰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則道
家之長吾儒之為
也以是觀之則五
家之長吾儒通之
明矣其論儒者之
短則曰博而寡要
勞而少功是以跡
論儒也孔子曰予
欲無言然則所謂
六藝者果可以病
儒哉論儒之跡而
不論儒之道非知
儒者也不蔽于一

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曰屋蓋曰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正義曰採取為椽不刮削也食土簋簋盛飯之器啜土刑刑盛羹之器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

偏不滯于一隅以之治世以之修身無不可与茲所謂通儒也

李廷机曰夫阴阳以下再叙六家每家用一故曰字以終上面之意

又曰堂高三尺以下乃韓子之文故着一曰字

董份曰墨者儉矣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險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誤耳解曰儉者法也又曰東也下文苛察繳繞即檢束之意也

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别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别親踈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纒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决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空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曰無為者好清净也無不

李廷机曰論六家於儒不取於道家甚詳意者習見漢初曹參以清淨治而百姓無擾自後儒者更紛擾而卒無補以故陋漢儒耳不然則太史公論詩書禮樂春秋以為學者至今遵奉已後儒者哉

為生者育萬物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聲名也窾空也謂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

蘇轍曰子長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遊故其文疏宕自有奇氣

楊慎曰子長自叙云上会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日上会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辭遂以為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𥦗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吁是何奇而足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沓深人跡不到蜀志制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曰禹入此穴闚九疑九疑山名浮於沅湘北涉汶泗沅湘汶泗四水名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鄒嶧山名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

禹穴二字乃李
白所書始知禹穴
會稽之誤大抵古
人作文言簡而括
如禹貢曰雲土夢
作乂雲在江北夢
在江南五言而括
千餘里即此類也

黃震曰按談生遷
以文章世其家揚
名一世亦可謂善
繼人之志矣然談
垂死涕泣之囑惟
以不得從封太山
為恨而遷述之豈
遷亦不知封禪之
非耶

董份曰稱誦周公
而下云宣周邵之
風邵字恐誤此必

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周南地名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

周南召南耳

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謂綴集之也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群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

李氏帆曰太史公固先黃若覌正易傳繼春秋數語又見尊六經之本意

茅坤曰起以周公孔子及易春秋礼樂諸書為言便寓自任之意至設問處只提孔子之春秋更有意思

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

楊慎曰此段字有多少句有短長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驚濤怒波讀者見其精神不見其重叠此奇法句法也

董份曰至此又歸重春秋

柯維騏曰司馬遷過其先人太史談推尊道家之旨乎前採莊周所論六經之義于後然前后之文本不相蒙班固訊其先黄老而後六經过矣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十字法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五字法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六字法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十四字法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五字法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五字法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案弒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辞也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

茅坤曰添死罪之名四字句法便奇健

張晏曰其心寔善為之特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如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

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為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犯謂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茅坤曰即春秋又生出礼義字有見董份曰疾忙挿入此礼法四句最妙

茅坤曰史迁自以為史記継獲麟故託壺遂以明己意然亦回互得好

季廷机曰又叙歷圣以起下意

茅坤曰褒周室非独刺譏句把前貶天子意回互得好

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

王世貞曰篇中先人有言句𨑳之先人句墮先人所言句正欵自叙牽有淵源且終前面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句意又曰後面歷ヒ数述字即述而不作之意蓋兼以孔子自明

柯維騏曰隱約之士意有所弗遂故

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從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

史評六卷
詠為詩或著為書以傳來世知孔子文王是已屈原諸人ヒ品不齊而事有先近要皆蒙難離憂父采猶足表見者也魯知呈祥至漢武再見故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遷之自侈亦重矣

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黃帝始

李光縉曰此書情詞幽深委蛇懸邃使人讀之為之傷則可以想見其抑鬱無聊之境

劉勰曰七国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詞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樓昉曰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歎悲痛然着得豪氣猶未盡除

報任少卿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五臣本作書賜）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五臣本懃懇懃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善本作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善本作與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可

林希元曰詞氣悠揚反覆曲折豪宕疏通誠漢家之巨擘也夫

按脩身者至君子之林矣言士所以自立以起下意

按禍莫憯至豪俊哉言己不能自立不足薦士卻少卿

辭宜荅會東從上来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五臣本無月字）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五臣本作府字）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五臣本作也字）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来遠矣

推賢進士之意

按家語衛靈公與夫人同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孔子恥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

王世貞曰氣雄而語勁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執詞雖謹然其氣既昂激若高漸離擊筑燕市中慷慨悲歌旁若無人

按僕賴先人至此矣言己不能自致功名文字錯綜念讀而愈可喜想胸中許多抑鬱時故一寫若流

王世貞曰偏亦處頓到詞揚精悍處

昔五臣本有者字衛靈公與雍渠五臣本作梁字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善本無之字豪俊哉！僕柰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善本有又字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

規擢挑圖文家熱請亦陳樑楨楠之功

按向若至尚何言哉乃申言不足存士意

按且事本末至大謬不然者緣已初意惟欲忠君夫僕至奉觴父寿言已非有舊於陵此盛稱其賢蓋功欲脫已救陵之失也真德秀曰觀僕少負不羈之才一語可以略見其生平

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善本無亦字)常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善本無奉字)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善本作維綱)盡思慮今已(善本作以字)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善本作世字)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所以冠絕天下亦可知其不羈矣林希元曰子長之救李陵自不足又不能自引決而甘僇辱明是怕死書中卻說他是託言人自辯皆強分疏然一言之失遽罹刑辟亦可痛哉

柯維騏曰遷所論無取者大抵文過飾非曲為李陵地然其文跌蕩奇偉以知此之才而因言事置之腐刑誠可惜也

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善本有半字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氊善本作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

林希元曰陵深入要軍乃少年浮氣不量彼己亦趙括之流耳而子長乃極口称誉所以掩己救陵之失

陵後数日至悲夫言己所以救陵之意受禍之由

茅鑽曰叙己所以救陵與陵所以報漢意一一應前文

林希元曰既已臣虜何以謂之報漢非二心乎子長之志識如此多媿豫辭矣

亡也人一國共攻而圍之戰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其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五臣本有卒字）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五臣本無更字）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人之（善本無之字）死力雖古之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

唐順之曰自李陵俱居門下至此言出兵勝敗曲折甚倫

凌約言曰觀貨賂三句則知太史公所以作貨殖游俠二傳蓋有為云

佴音[illegible]次也 又音[illegible]

連用事字相喚應接筆未易一二至難為俗人言也總敘已所以不自引

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善本無善字）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善作隤字）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善本有人字）非有（善本有所字）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

失之意

素所自樹立指僕之先以下言

歷指不辱受辱者以形已之極辱

董份曰太史公作史記雖淨於是跡殆徧之后然其高才天授自不可及只人固有一死一段詞何等雄偉何等慷慨迄今讀其文猶令見其人真令

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以異而世俗（善本無俗字）又不能與（善本作與能）死節者次比（善本無次比字）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善本無下死字）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

人有千里比肩之思

茅坤曰太史公作周勃世家凡兩敘獄吏處多悲酸即是此意且載絳侯之言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與此篇見獄吏則頭搶地句千古猶令人傷悼

又曰歷舉古之不自引決者自解而以西伯與淮陰諸人並何疑人之不倫也

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善本無士字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五臣本作畏字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五臣本作清字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五臣本無衣字，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

文選註云言不能自裁早至於臧以來獄吏繩墨之刻而稍遲遲則至鞭箠詣引節懸此不亦遠于知幾乎

怯謀之占

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善本有自字）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五臣本無於字）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五臣本無情字）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善本無紲字）之

荆淮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

余有丁曰至此始說出本意言不辭糞土之中者恨于私心有所未盡鄙陋謂修史也

倜音剔

前叙文王與韓彭竇灌諸人並此叙文王仲尼與屈左孫韓並古人文字但取其意不拘其類如此未可深咎其擬人之不倫也

盧蹇齋曰以上雜叙冤后独舉左丘明孫子者以其無

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决。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五臣本作函字於五臣本無於字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善本作彩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善本無名磨善本摩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五臣本作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善本作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善本無所字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五臣本作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

自斷足為無用之人與腐刑同也

又曰此書當與自叙參看方知太史公作史本意彼謂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是實事非太史公筆力杜撰不得

凌稚隆曰太史公深以刑餘為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觧云

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五臣本無行字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善本作人字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善本作以字著此書。藏之善本作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五臣

按盈頁下至末終言已不足荐士

此書大旨總是卻少卿推賢進士之教故四字為一篇綱領始終亦自相應

（作此字）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善本無戮字）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善本無之字）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善本作扵字）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五臣本無與字）僕私心剌謬（五臣本從糸）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善本作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五臣本有故字）略陳固陋。謹再拜。